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3/PV.62
5 December 1988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第六十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11月29日星期二，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韦尔塔·蒙塔尔沃先生（副主席）（厄瓜多尔）

嗣后：卡普托先生（主席）（阿根廷）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6〕：（续）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 (c) 秘书长的报告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 (e)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上午10点30分开会。

因主席缺席，由副主席韦尔塔·蒙塔尔沃先生（厄瓜多尔）主持会议。

议程项目36（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43/22)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A/43/44)
- (c) 秘书长的报告 (A/43/682, A/43/699, A/43/786)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43/802)
- (e) 决议草案 (A/43/L.30至A/43/L.38, A/43/L.41, A/43/L.42)

安卡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象我前面几位发言者一样，表示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卡普托先生主持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事务。我们毫不怀疑他担任主席期间所做的工作将作为重要事件载入联合国的史册。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列在议程项目36下面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自从1946年以来，关于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一直被列入本机构的工作方案。今年我们再次讨论这个问题表明这样一点：种族隔离问题的顽固性。坦率地说，我国代表团非常愿意参加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因为我们并不相信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也不相信本机构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种族隔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中间一些人容忍它的存在。种族隔离之所以猖狂是因为它得到一些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援助。确实，种族隔离生存至今是因为联合国的一些会员国缺乏勇气和道义感，不敢象对纳粹主义恶魔进行挑战那样对种族隔离进行挑战。

多年来，在这个大厅里，关于种族隔离罪恶本性必须说的所有的话都已经说了。在联合国里，人们考虑、起草并投票表决了以结束种族隔离为目的的所有决议。那么，为什么种族隔离继续存在？为什么我们这一时代的祸害，危害

文明和人类的这种可耻犯罪行为继续恣肆猖獗？当我们再次审议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

自从大会上次，即1987年11月，审议种族隔离问题以来，南非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不顾我们一年前通过的决议，继续无休无止地对南非及其邻国人民造成严重破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提交第四十三届会议的报告全面记录了这些活动。象以往一样，特别委员会作出了非常艰巨的努力，详细阐述了种族主义政权继续进行的犯罪和罪恶活动。这份报告不仅彻底分析了与反对种族隔离运动有关的全球性发展，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说明一些国家、事件和个人支持种族隔离的无可非议的事实和数字。

特别委员会通过提交这份报告赢得了信誉。这份报告不仅简洁明了，而且具有冷静、不带感情色彩的特点。我们应当高度赞扬特别委员会，但最重要的是表现出研究这份报告并根据它的建议采取行动的勇气。如果我们要提高这份有价值的报告的信誉，唯一的办法不是象过去那样轻率地对待它的内容，而是根据它的建议和结论采取行动。

南非的严重局势怎样强调都不会过份。种族隔离问题对我们所有人提出的道义挑战决不可能象一些国家希望的那样，想要避开就能避开。我们已谈到了种族隔离强加给我们所有人的道义负担，但更重要的是大会会员国也因此承担着结束种族隔离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种族隔离是一种被确定为反人类罪行的制度，它至今还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都没有承认种族主义政权有一个最薄弱的方面，并且没有对这一方面实行必要的制裁。没有对南非实行制裁的一个明显原因是，一些国家错误地认为如果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受害最大的是南非黑人。但是，这种论点的理论基础与问题的关键毫不相干，持这种论点的人从来没有解释过，即使它能够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好处。

种族隔离的支持者如果是诚实的，他们本来应当告诉我们他们从南非种族隔离奴隶制度中得到巨大好处，他们各自国家中有许多工作变得依赖于种族隔离，因此他们的政府感到难以，乃至不可能摆脱种族隔离。此外，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政府把种族隔离政权看作是可依靠的盟友，因此，他们不想冒险要另一种政府，甚至不想要民主政府，因为民主政府的出现将意味着种族隔离被摧毁。

关于为什么少数人狂热地支持种族隔离的许多事情，没人告诉我们。但是，没人告诉我们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意识到或不了解。正如一些论点和行动的荒唐和自我矛盾之处不会逃过我们的眼睛一样，我们意识到继续支持种族隔离的不是人民，也不是人民选出来的立法者，而是一些政府的行政部门。我们看到当一个国家的一种思想学说把南非称之为可靠的盟友时，另一种属于该国主要思想潮流的进步的、反应灵敏的思想学说则把南非称之为“恐怖主义国家”。这种怪事也没有逃过我们的眼睛。

我们还认识到，我们把强制性制裁称为消除种族隔离的唯一和平办法，而另一些国家却反对这种办法，为的是保护它们与南非之间贸易的大量增长。然而，这种遍及军事、技术和战略领域的增长令人震惊地表明，这些国家对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困境缺乏关心，对他们失去不可剥夺的权利无动于衷。更重要的是，这种双重标准变成了一种参数，我们可以对照一些国家追求实利和利润的政策，用这种参数来衡量它们在种族隔离问题上所做出的道义承诺。

在给全球对种族隔离这一自相矛盾的反应进行分类时，我不得不重复，我国代表团对这一反应深为震惊，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未能对南非实行必要制裁更加吃惊。我们一贯坚信，国际社会即不缺少权威，也不缺少财力，可以迫使种族主义南非遵守可接受的国际准则。我们所缺少的是行动的意愿以及采取适合种族隔离堕落性质的公正的报复措施。

因此，国际社会通过某些国家的行动，在南非问题上不知不觉地使自己处于一

个悲惨的死胡同中，似乎即没有退路，也没有近路。在业已失败和被人们拒绝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的设计师们千方百计地阻挠南非实现多数人统治的同时，南非黑人继续受苦和牺牲，他们的苦难远远超出强制性制裁可能带来的任何痛苦。而且，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关口，南非社会中的一些白人成员实行真正变革的努力常常由于某些国家声称南非永远可以从其西方盟国那里得到支持而被放弃。那么，我们要让这种政治僵局持续多久？我们在南非种族隔离问题上放弃自己根据《联合国宪章》而承担的责任要多久？

显然，在我们反对种族隔离这样的斗争中，我们的感情常常无法控制，当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所流露的感情仅仅反映了我们的担忧和沮丧，我们并不让这些感情来左右我们的判断。为此，我国代表团要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们完全反对种族主义的 P. W. 博塔总统与一些非洲领导人之间的接触。我们反对这样的接触，因为这种接触的效果则是使博塔政权摆脱他目前在非洲的孤立地位。这种接触没有好处，因为南非并没有因此而提出任何具体的东西。

同样，我们义愤地看到，正当其他国家抽回投资，并在实际上切断贸易来往的时候，某些国家与南非之间的贸易关系却在增长。他们集体的作用确实使我们担忧，因为这些国家对自由非洲的其他国家享有最大的贸易关系。我们同样严重不安的是，军备和石油继续大量流入南非。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以色列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军备问题上的作用。监视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也记录了一些违反行为。我们只能要求有关国家忠于本组织，遵守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的决议。以色列国在体育和其他领域中所采取的行动是一个正确的步骤，但他必须做更多的努力，使本机构相信，它与种族主义政权的勾结已确实减少了。

我国代表团经常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们对某些国家想对南非给予信任十分担忧。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种族隔离问题上非常积极，因此，有资格判断南非在任何谈判中缺乏诚意。不执行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 435 (1978) 号决议就是突出

一例。该决议在10年之后仍然没有得到执行；人们多次起劲被落空以及南非的欺骗行为都清楚地证明，种族主义政权永远不能信赖。因此，我国代表团至少感到很奇怪，竟然还有国家呼吁改造种族隔离，谈判解决那一国家的问题。就我们而言，我们坚信种族隔离是不能改造的，而必须铲除，而铲除种族隔离只有通过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我国代表团也考虑到，种族主义政权最近是否采取了什么行动，使我们应该重新评价我们反对的立场。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行动，看不到任何可以表明种族主义政权已经采取了某一稍有悔改的意识的行动——根本没有。纳尔逊·曼德拉还在监狱中，即使躺在病床上也没有释放。无数被拘留者和其他政治犯也没有被释放。被取缔的组织，受限制的团体和人民没有恢复自由。紧急状态法一如既往地继续存在。种族隔离继续存在。他继续是那么的邪恶，更加站不住脚，道义上更加错误，更加顽固。

我们怎能认为种族隔离政权准备变革，因为，就在上月10月26日，他举行了一次所谓“市政府选举”的骗局。我们感到满意的是，除了两个会员国弃权以外，本机构一致投票赞成谴责这次选举的决议。在这场辩论之后，在对其他有关种族隔离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必须表现出同样的勇气。

我国代表团相信，建设性对话导致危机的和平解决。因此，我们参加这场辩论。我们期望南非政权在有关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辩论中也这样做。对南非政权的支持者也是如此。如果南非决心参加建设性对话，他必须首先释放所有政治犯，取消对所有被取缔组织的禁令，与南非黑人的真正领袖们进行谈判。建设性对话再也不能被南非的支持者们滥用来促进他们自私和狭隘的政策与谈判，这些政策与谈判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护种族主义政权的利益和少数国家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建设性对话必须是公开讨论如何结束南非的少数人统治，停止破坏前线国家的稳定和已经成为种族隔离特征的大量暴力。他必须集中讨论如何防止在这一国家迫在眉睫的血腥大屠杀。

我国代表团坚信，全球和平的新趋势必须延伸和影响南部非洲次区域。本着这

一信念，我国外长艾克·瓦丘库先生9月29日在本机构上讲话时，呼吁大会在1989年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破坏性倾向的问题。我们热情地希望，大会能看到召开这样一次特别会议的好处，投票赞成开会。

这样说也就够了，我们也相信，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将使本组织每一个会员国有机会重申他们在这一紧迫问题上的国家立场。我们认识到国际制度的能动性，行政当局的变化能带来政策的变化。我们想要相信，这些变化也能扩展到种族隔离问题上。我们也想相信，这样一次会议能够说服那些传统上不谈及这一问题的那些国家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他们光是坐听辩论，投票反对决议草案或弃权然后解释投票立场已经不够了。我们大家作为本组织的会员都应该参加寻找世界各地冲突解决办法的进程。

最后，我用一位非洲优秀的儿子阿伦·贝萨克牧师的话来结束发言。他在谈到那些责问我们对南非态度的人们时说：

“如果谁要问我们你们得到了什么，他们应该问，南非政府这些年来得到了什么？——人民已经学会放开嗓门大声明确地说，种族隔离是世界实体政治总的一个恶性肿瘤，是反对人类的罪行，是我们土地上的支流，我们应该继续抵抗——”

我们也认为种族隔离是我们世界上的一个恶性肿瘤？必须用一切手段割除这一肿瘤。

博斯推维奇（波兰）（以英语发言）：我们在大会再次聚集在一起，审议在议程项目上时间最长，最有争议性的问题之一：种族隔离。这一罪恶的制度仍旧是南非与南部非洲地区的紧张根源。

请允许我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表示特别的敬意，因为该委员会在调动国际公众舆论注意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困境以及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反对种族隔离联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委员会提交给第43届大会的报告（A/43/22）明确无疑地证实了过去一年中在南非出现的压迫情况更加严重，局势不断恶化。

紧急状态似乎已成为永久性的了。在此法律措施的掩护之下，残酷地镇压、拘留、警察暴力、甚至酷刑仍在不断发生。南非政府决定取缔17个非政府民主组织，限制南非工会大会的活动。这些组织都是合法进行公开活动的，并未推崇使用暴力。它们的唯一罪过就是反对种族隔离。

对于新闻媒介实行了严厉的新闻检查措施，新闻媒介所能报道的内容受到很大限制。多家报纸被封闭，控制报刊发表言论的作法于1988年10月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当局下令《美洲邮报》停刊28天。

政府所采取的另一镇压措施是试图扼杀人们对今年10月所举行的虚假市政选举的反对。绝大多数的黑人拒绝接受这一选举，大会也在其第43/13号决议中强烈谴责这一选举。

这个国家多灾多难，其目前的局势不容乐观，种族主义当局仍旧顽固地拒不接受国际社会的呼吁，拒绝与大多数人的真正代表进行有关实行和平变革的有意义对话。

虽然有迹象表明，国际上的压力展开时发生效果，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对南非所实行的有选择经济制裁也不断地加重了维持种族隔离的代价，但我们仍旧深感忧虑的是，除一些表面的调整之外，比勒陀利亚根本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消除种族隔离的结构。令人感到悲哀的现实是，尽管国际上抗议了几十年，种族主义政权的基本政策并未有任何改变。

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政治明智与远见要求我们采取和平的预防性行动，以阻止将要发生的灾难，无疑，我们现在已处于这种时刻。因而，让我们坚定信心，开始行动。让我们鼓励种族隔离的反对者，让他们知道国际社会支持他们的事业。让我们明确表明，种族隔离的制度是不可接受的，全世界的人民对这种制度都感到深恶痛绝，而比勒陀利亚如果不改变其根本立场的话就不可能与世界其他国家有正常关系。联合国会员国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一致谴责种族

隔离。南非受压迫的人民有权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有效措施，对种族主义政权施加压力，以结束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

我们仍然认为，打垮种族隔离的唯一和平有效措施就是国际上协调努力，从政治上，经济上与社会上孤立南非。经济制裁目前已成为一种象征。目前西方联盟似乎也已日益意识到从政治角度考虑，有必要加强经济制裁。美国、欧洲共同体12国与日本若能商定一个协调一致的强有力制裁计划的话，在经济方面所作的努力将大大得到加强。其心理作用和影响也将得到加强。

波兰也与大家一样希望南非发生和平变化，结束压迫，暴力与残暴，恢复人权、平等与基本自由。因而，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加倍努力，寻求并支持一个政治解决办法，从而以一个建立在种族平等与公正基础上的制度来代替种族隔离。

巴格贝尼·阿代托·恩曾格亚先生（扎伊尔）（以法语发言）：本组织会员国如在议程项目上的某一项目持一致观点的话，该项目就是题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36。时至20世纪末，除南非之外，所有会员国都以各种形式一致谴责种族隔离政策。除南非种族主义者本人之外，谁都无法理解为何只有450万的少数白人能够把歧视性的隔离强加于2900万黑人，而这种隔离的基础只是人们的肤色不同，好象每个人在出生之前就能决定其肤色似的。

少数白人种族主义为维持其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与经济特权而将世界历史倒转到奴隶制与奴隶贸易时代，这也就是种族隔离的最终目的。

在这个时候，从大会今年11月22日通过的第4委员会报告中可以看出，联合国的记录表明现在只剩包括新喀里多尼亚、圣赫勒纳、托克劳群岛和百慕大在内的十四块领土仍然处于殖民统治之下。世界上其它所有的国家都已经根据《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原则获得自由。我们很快就要庆祝《世界人权宣言》发表40周年纪念日。

《世界人权宣言》承认每一人不管其肤色、种族和宗教信仰如何都具有同样的

权利。

载于第1514(XV)号决议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是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该宣言确认不管受什么形式‘统治’的所有人民拥有自决权。

奴隶制于1833年在英国被废除，1848年在法国被废除，1865年在美利坚合众国被废除。1947年，第一批获得独立的殖民地是印度和巴基斯坦，1958年和1960年，第二批国家获得独立，这些国家是非洲国家和其它国家。世界各国人民的解放必须继续下去，以便使所有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领土获得独立。这是根据大会11月22日通过的决议，该决议宣布1990年至2000年为国际根除殖民主义十年。

随着纳米比亚和我刚才提到的其它领土的独立，中期目标的达到，南非就成为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唯一剩余的堡垒，因为种族隔离只不过是奴隶制的同义词而已，种族隔离是以剥削黑人劳动力来使白人少数过富裕的生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种族隔离作为一种统治制度是一种战略的标志，这种战略的结构与过去的殖民主义制度和奴隶制毫无区别。

南非白人少数有系统地限制黑人的各种选择，包括对生活和工作场所的选择、上学的选择、生儿育女的选择和目的的选择。这样做，南非白人少数实际上是在南非实行殖民主义统治，将百分之八十七的南非领土留给白人使用，而白人人口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点七，分给非洲人的土地仅占南非土地的百分之十三，而非洲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三。因此，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比例的完全颠倒，这种比例的颠倒十分清楚地说明了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道德。我们没有必要提及分给非洲人的百分之十三的土地是最贫脊的土地，分割成十块，这十块土地又没有相互毗邻，这些土地就成为班图斯坦家园或民族国家。成为班图斯坦公民的非洲人即使生活在班图斯坦之外也失去了他们的南非公民身份。

所有这些掩盖着一个简单的事实：种族主义白人少数企图继续肆无忌惮地推行种族优越的政策，不让黑人享有选举权和政治权利，简言之，就是不让黑人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我们的同事尼日利亚常驻代表加巴先生担任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和责任心，对此我向他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在加巴先生积极领导下，特别委员会18个成员国密切注视南非局势，并向我们提交了非常有说服力的报告，该报告明确表明种族隔离制度正在继续发展，变本加厉地镇压黑人群众。

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正面临着三大危机，即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该政权正在寻求新的途径巩固自己的地位，无视联合国各有关决议和建议。联合国的这些决议呼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一个以正义、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民主、非种族的社会。

1974年，大会决定只要南非继续实行种族隔离就不允许南非代表团参与大会的工作。

在政治方面，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举行了非法的假选举，这是极端主义保守党控制了差不多九十二个市政委员会，从而将其政治控制扩大到几乎整个农村地区。另一方面，反对种族隔离的自由派人士失去了席位，彼得·博塔为首的国民党本身差一点在选举中失败。

三个主要政党之间的政治危机本来应该削弱种族隔离制度，但实际上却加强了种族隔离制度，因为保守派的胜利使隔离主义更加强硬，在公园、电影院、餐馆、公共气车等地方都为黑人和白人设立了分离的位子。

南非政权在执行以绞死为手段的死刑方面再次创造了非洲大陆的最高记录。1987年有168人被绞死，1988年已经有115人被绞死，另外还有274名犯人等待着同样的刑法。

吸引一些黑人参加市政选举的政治企图导致了选举舞弊行为。黑人登记投票

的总人数为280,000,占黑人总人口——差不多二千九百万——的大约百分之一,而参加投票的人仅占着百分之一的人数的百分之三十。

在经济方面,对南非实行的这些制裁对南非的经济有某些影响,增加其预算赤字,鼓励南非工会大会和工会全国委员会下属的各个工会动员各自的成员和追随者——其数目达120,000之多——行动起来,使南非的经济产量和增长陷于瘫痪。

1988年6月6日至8日的总罢工使南非政权损失了大约三百五十万美元。

从现在开始,种族主义政权必须重新考虑他与工会之间的独裁关系,并争取与工会达成协议。这里,只有以保护双方利益为基础的坦率的对话才能被长期接受。

南非政权所面临的第三个危机是军事危机,白人士兵拒服兵役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个人拒绝参加军队被判处6年徒刑之后,第二天156个人也拒绝参加军队。

对南非目前局势的分析本身足以解释国际社会及其成员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施加的各种压力,促使该政权承认南非非洲人的基本权利,废除已经被宣布为反人类罪行的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我们必须根据这一背景来看待博塔总统与某些非洲领导人举行的各种会晤,其中包括我国领导人,即人民革命运动主席和缔造者、我们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元帅。他今年11月1日在巴多利特会见了博塔总统。在这些会晤中,博塔总统被要求释放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的纳尔逊·曼德拉,改变六位沙佩维尔囚犯的死刑,改判为几年徒刑。

11月24日,南非政府宣布了这些决定;11月26日星期六,75岁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之一莫托彭兄弟获得无条件释放。他在监狱里度过了许多年。我国代表团衷心希望,南非政府能够允许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莫托彭先生出国接受更好的治疗。

扎伊尔相信,向该政权施加的所有这些压力必须导致它放弃自己的行政和种族主义制度,使它能够进入一个与南非黑人进行对话的进程,实现真正的民主,让每

一个公民能够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一部保障民主原则的宪法必须取代遭到整个国际社会谴责的种族隔离制度。扎伊尔鼓励了关于南部非洲局势的四方谈判；这些谈判达成了日内瓦协定。我们相信，充分和全面执行这些协定能够保障安哥拉的领土完整和纳米比亚的独立。南非现在已经进入了与南部非洲局势牵涉到的其它方面的对话，它必须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国内，更确切地说，转移到大多数非洲人身上，以彻底消除种族隔离。

阿克辛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大会正不得不再次审议南非存在的悲惨局势。该不幸国家内的种族歧视政策和一贯的侵犯人权继续是使国际社会感到关注和愤怒的主要原因。

种族主义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猖狂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原则。尽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许多谴责这种令人痛恨的制度的决议，南非选择了顽固地忽视普遍的责骂，到目前为止拒绝大大地改变其种族政策。彻底消除种族隔离是唯一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

令人遗憾的是，自从大会上届会议以来，局势并未改善，暴力继续在南非造成广泛的人类苦难。

大规模地镇压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人迫使黑人多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抗议，这反过来又招至了严酷的镇压。仅仅在10天前，在一位法官接受了南非政府的论点——在不进行暴力行动的情况下犯叛国罪是可能的——之后，四位反对种族隔离组织的黑人领袖被判叛国罪。然而，最近，向南非施加的国内和国际压力取得了某些微薄、但具体的结果。我们高兴地获悉，已经改判了强加给沙佩维尔六志士的死刑。上个星期释放泽弗奈亚·莫托彭——他被关押了九年——是另一个令人欢迎的发展。如果他是导致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政治犯和被拘留者的第一步，那么这是一个重大的行动。

秘书长在最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纪念声援南非政治犯日的会议上指出，

“将是任何和平谈判关键参与者的某些黑人领袖依然被囚禁，这一事实恶化了南非的悲剧。”

野蛮镇压非暴力的反对有力地证明了南非抵制改革。该政府拒绝承认，种族隔离制度——其本身就带有暴力的种子——是南非存在的爆炸性局势的主要原因。

在这一方面，今年6月延长的紧急状态进一步导致了政治气氛的恶化。另一个令人遗憾的发展是1988年10月26日举行的种族市政府选举；这种选举是旨在使目前种族隔离制度永久化的1983年宪法提议的结果。

南非政府必须认识到，只要它不彻底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为走向大多数人统治和种族平等的真正的改革进程创造必要的条件，南非将继续离真正和平越来越远，卷入内战。

这种势态严重威胁着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并由于南非军事侵略邻国而进一步恶化。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是这一黑暗局势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方面。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要指出，安哥拉、古巴和南非最近接受一项西南非洲的和平协定令人鼓舞。我们衷心希望，这一发展能够导致通过毫不拖延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给予纳米比亚独立。

我国政府对南非的局势深表关注，认为国际社会必须采取一致行动，与种族隔离作斗争。国际社会必须继续站在向南非施加国际压力的努力的前列。我们相信，本组织能够发挥主要作用，为真正改革和消除种族隔离创造必要的条件。在这一方面，我们欢迎要求释放南非政治犯和为沙佩维尔六志士减刑的国际运动产生的积极效果。最后，我要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致以特殊的敬意，因为它为支持南非人民的合法愿望进行了值得称道的努力。

我还要强调，土耳其与比勒陀利亚没有外交或领事关系，向所有旨在确保通过和平手段和对话拆除种族隔离的努力坚决承担义务。我们毫不怀疑，南非必须出现一个民主和种族平等的制度。我们衷心希望，过渡能够通过谈判而不是通过使用武力而出现。

侯赛因先生 (巴基斯坦) (以英语发言): 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1946 年第一次在大会讨论之后, 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列入联合国议程已经有 40 多年了。安全理事会第一次讨论这个问题并在第 134 (1960) 号决议中承认, 南非局势已经导致国际磨擦, 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以来, 28 年已经过去了。所有表现的种族隔离政策在每一个国际论坛上都要受到普遍谴责。令人遗憾的是, 比勒陀利亚政权完全无视国际舆论, 坚持推行这一可恶的政策。

联合国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断定, 种族隔离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是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并用一个没有种族歧视、民主的社会取而代之,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 南非人民能够行使自由、不失尊严地选择他们的领导人的合法权利。许多要求消除种族隔离的决议和决定总是以压倒多数通过的。然而, 只有在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多年来对黑人多数实行野蛮的暴力和公然对抗联合国决议之后, 安全理事会才于 1977 年 11 月对南非实行了强制性武器禁运。尽管显然需要对顽固不化的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性措施, 但安全理事会迄今为止未能就这些措施取得一致意见。

白人少数强加的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结构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种族主义政权在军事上的挫败和黑人解放运动日益坚定的决心迫使它坐到谈判桌旁。他的代表在美国调解下同古巴和安哥拉举行的会谈中据说接受一项关于纳米比亚最终独立的初步协议。纳米比亚独立和消除种族隔离是反对共同敌人斗争中的两条战线。在一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功不应该成为在另一条战线上减轻压力的理由。无论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取得何种进展, 必须保持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压力, 以迫使它放弃种族隔离政策。

南非一再企图转移国际社会的批评和来自解放运动的压力, 它一再对前线国家发起侵略和颠覆行动, 导致整个地区的不稳定。它宣布逐渐取消种族隔离的假改良方案只不过是种族主义者少数为进一步加强白人少数统治而玩弄的阴险的花招。大会在今年 10 月 26 日通过的第 43/13 号决议拒绝并谴责了最近在南非举行的

种族隔离的市政选举。

尽管1983年宣布向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进行战斗的第二个10年并缔结了3项国际公约，即《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和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和《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这一危害人类的滔天罪行继续恶化。巴基斯坦是首先批准这些公约的国家之一。为了实现消除这一罪恶制度的目标，任何措施都不是太严厉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并严格加强安全理事会已经实行的强制性武器禁运。只有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和文化上彻底孤立南非，才能迫使它放弃制度化的种族歧视制度。

今年2月，比勒陀利亚对17个主要的反对种族隔离组织和18个致力于和平斗争的个人的活动和对南非工会大会实行严格的限制。这些镇压性措施，加上比勒陀利亚推行的增选政策和所谓的政治改革表明，它正在企图在南非建立控制和合法地位，从而扩大其非正义的统治。

我们向反对种族隔离的可敬畏的战士纳尔逊·曼德拉致敬。长期监禁并没有使他精神崩溃，或者动摇他的决心。我们要求在任何条件或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让他获得自由。国际社会应该继续敦促南非取消紧急状态法，释放所有政治犯，特别是儿童，并取消对黑人政治组织的禁令。对沙佩维尔六君子的死刑实行减刑突出表明了不断对比勒陀利亚施加的国际压力的有效性。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对商定消除种族隔离的有效措施负有历史和道义责任。目前国际政治气氛的改善为使已经在进行的消除种族隔离的努力见效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

由于我们信奉我们的伊斯兰教所载的博爱和不论种族、肤色和信仰人人平等的原则，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一向致力于消除种族隔离的斗争。巴基斯坦始终如一地坚定支持联合国就南非种族隔离问题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和通过的每一项决议。巴基斯坦不仅向被压迫的南非人民表示声援，而且向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提供实际和物资援助。巴基斯坦在过去40年中一直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严格和全面的抵制。

巴基斯坦严格奉行在外交、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体育、海运和航空方面不同比勒陀利亚发生任何关系的政策。巴基斯坦支持联合国采取有效措施，包括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确保消除种族歧视、压迫和剥削并在南非建立多数人统治。

苏特雷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在本届大会期间，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些创新的趋势。外交活动在国际、区域和双边一级重新出现，使人们相信，我们最终走上了在许多冲突局势中实现和平的道路。同样，紧张局势普遍缓和的迹象，尤其是反映在长期竞争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的缓和正在越来越被对区域和国际关心的问题对话和合作所代替。我们尊敬的秘书长进行斡旋，这肯定了寻求一个更加和平、公正和安全的世界中利用联合国机制方面的新的和建设性的做法。

尽管出现了这些可喜的事态发展，但仍然有人继续把这种人类事务中积极的发展看作是对他们的权利和特权地位的严重威胁，而不是看成是一个进行谈判以和解的机会。这一点在南非表现得尤为强烈，在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倒行逆施，企图阻挡历史潮流，决意维护建立令人深恶痛绝的种族优势概念上的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制度和机构。确实，对一个在国际敌对环境中兴风作浪的种族主义政权来说，最具有威胁莫过于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对手之间的对抗性减少，因为这排除了比勒陀利亚外交战略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即给整个南部非洲局势披上一层全球性竞争和东西方对抗的外衣，在这层外衣的背后，它在南非推行种族主义压迫政策，在纳米比亚实行殖民统治，并且在整个地区搞霸权主义。

人们难以相信的是，一个被宣布为违反《联合国宪章》、构成对人类的犯罪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种族隔离现象在我们中间延续至今。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联合国通过数十项决议，要求根除这种灾祸，包括全面动员国际社会的各种力量，以迫使南非认清理智并放弃其种族主义政策，然而，这些努力却毫无效果。南非竟如此公然无视我们的集体抗议，拒绝我们的呼吁并赤裸裸地蔑视世界各国的

统一意志。事实是浸透着偏执和仇恨的罪恶的种族隔离意识的执行者们，无法也不会承认——更不会接受——现实和理智。比勒陀利亚的绝望表现最终是对其政策失败的承认：即无法实现其宣称的在该国建立安全和正常秩序的目标，也未能镇压、恫吓或收买正在进行斗争的南非黑人大众。

由于种族隔离政权未能通过自1985年以来连续使用并于今年6月再次延长的残酷的紧急状态法来扼杀反抗活动，目前又采取进一步措施，以使所有抗议彻底销声匿迹，这些抗议包括最和缓和被动的政治表现形式。比勒陀利亚妄图以此举消灭对其统治的任何和平反抗。

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种族主义政权采取了更广泛的行动，包括采取新的立法、更残酷的镇压措施和加强其国家恐怖主义政策，以进一步巩固种族隔离制度。因此，比勒陀利亚在实行已经使该国成为警察国家的紧急状态法之外，还有效地禁止7个主要的反种族隔离组织和18名著名的社区领袖进行任何政治活动。它还通过《劳工关系修正法案》进一步镇压黑人劳工运动，并根据所谓《促进有秩序的国内政治活动法案》，禁止一切团体和个人接受外国资金。南非除禁止国内最大的非暴力反种族隔离联合团体——联合民主阵线——之外，还以叛国的罪名判决了该阵线4位著名的黑人领袖和另外7名人士，这只能引起进一步的动乱，因为它实际上妨碍了采取一切和平斗争的手段。

为了削弱国际上对这些措施的抗议，比勒陀利亚仅在3天以前释放了已遭监禁十多年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泽弗奈亚·莫托彭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哈里·格瓦拉。这一有限的步骤尽管令人鼓舞，但很难引起人们的乐观情绪，因为同辅助紧急状态法的各种规则和立法的情况一样，不经审判而加以监禁的做法也通过利用治安人员和准军事以及其它辅助部队而得到加强，这些部队一直在清除种族隔离现象的反对者、特别是那些具有有组织的反抗种族隔离现象历史的社区中的人士。通过司法程序采取死刑判决的行动与行刑队一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使南非的处决率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比率之一。目前至少有70名政治犯列入死刑

名单。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对沙佩维尔 6 人死刑的减刑——国际社会包括安全理事会已代表这些人多次发出呼吁——但我国代表团把对他们的残酷监禁视为应当消除的严重的不正义行为。

残酷迫害的进一步表现，就是对南非对流放人士和住在国外的解放运动代表采取绑架和暗杀活动，今年 3 月在法国暗杀南非非洲人大会的代表以及在比利时杀害该组织代表的企图，就是一个例证。比勒陀利亚不仅要在肉体上消灭反种族隔离的活动家，而且继续加紧推行其大规模迫使黑人迁移到所谓家园的政策，更严厉地采取把黑人从白人居住区赶走的做法，并打击国内外新闻媒介的人士，以图封住新闻界的口。

我们还可以长篇揭露种族主义以种族隔离的名义对黑人多数犯下的各种罪行。然而，我国代表团认为，鉴于这种极端局势的紧迫性，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于种族主义政权的各种企图所造成的紧迫的危机，这些企图就是要在上月举行可耻的市政选举，以让黑人代表进入得到官方批准的社区委员会之前消灭一切非暴力的反抗种族隔离的活动。比勒陀利亚政权本来希望利用这些选举来迷惑世界公众，使其相信政治改革的进程正在该国进行。然而，选举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不会带来任何变革，因为它们只是又一个绝望的阴谋：即使该政权通过拒绝给予黑人多数真正权利而维持种族隔离制度的立宪方案披上合法的外衣。

这一阴险的计划立即受到大会本届会议第 43/13 号决议的强烈谴责，该决议宣布所谓市政选举将进一步加强白人少数的统治，而且违背《宪章》的原则。此外，决议还预先警告，举行这种选举势必会加重南非已经存在的爆炸性局势，并呼吁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以便作为紧急情况审议该局势。在该问题上，人们应记得，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各自的第 38/11 和第 554(1984) 号决议，已经宣布种族主义政权的新宪法为无效，宣布南非政府不仅是种族主义，而且是非法的政府。

实际上，种族主义政权执意举行选举，这已经清楚地表明其目光短浅的傲慢态度，由于该国人民团结一致拒绝在这种不体面的企图使种族隔离的宪法合法化的阴

谋中被利用，这些选举已经遭到悲惨的失败。所以，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要求充耳不闻，这些要求呼吁它取消紧急状态法，通过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政治犯和在押者而与黑人多数的真正代表开始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以便消除种族隔离现象，在普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由、统一和民主的社会。实际上，种族主义南非的代表今年3月鲁莽地站在安全理事会的门前，蛮横地宣称“我们轻蔑地拒绝接受你们的指控，让你们拼命折腾去吧”（S/PV.2793，第8页）。因此，比勒陀利亚政权以自己的声明向人们无可置疑地证明，它选择对抗而不是和解。它拒绝听取黑人多数的正义呼声和要求，加强其镇压性的恫吓和暴力的行动，相信它终将能够阻止安全理事会采取坚决措施，以执行其决定。

然而，国际社会关于对南非实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的要求今天比以往更加坚定，因为人们目前普遍承认，种族隔离不能加以改革，而必须彻底根除。此外，黑人多数广泛拒绝今年10月的选举的事实突出表明，南非国内的危机进一步加剧，该政权尽管掌握所有武装部队，却不能消灭其人民继续进行正义和解放斗争的决心。因此，我们需要及时采取坚定和有效的行动，认清局势的严重性。

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作为这一委员会的联合国决议执行情况以及与南非勾结问题小组委员会以及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成员，印度尼西亚充分意识到，即使一些国家对南非实行有限的制裁也暴露了南非经济的薄弱性。然而我们感到关注的是，正当一些国家从南非撤出投资，拒绝提供长期信贷以及采取进一步的抵制和禁运时，其他一些国家则乘机而入，填补空白。因此，在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之前，我们应该努力加强现行措施，进一步加强协调，采取一致行动并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监测与报告制度，以此来孤立比勒陀利亚政权。在这方面，应该呼吁那些继续与南非保持关系的国家提高它们的制裁水平，并弥补种种漏洞。同时我们还应该施加外交压力，以防止一些国家在其他国家与南非断绝关系之后，乘虚而入，从中渔利。

与此同时，应该向正在进行斗争的南非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一切可

能的援助。同样，前线国家也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因为它们为反对种族隔离斗争正在作出独特的贡献。

有迹象表明这一地区的政治气候正在得到改善，但是国际社会不应忽视南非国内的局势正在恶化。应当强调指出，只要这一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依然存在，那么对区域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威胁将继续增长。因此，对种族隔离既不能拱手投降，也不能予以忍让。只有保持警惕，下定决心，国际社会才能够迎接并战胜在地球上消除灾难性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所有表现形式这一挑战，以便最终给南非带来和平与正义，给该地区带来稳定与和睦。

鲍科夫先生（保加利亚）（以英语发言）：40年来南部非洲令人不安的局势的各个方面一直列入大会的议程。这些方面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

这一问题之所以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因为人类良知不能容忍可悲的种族隔离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在这一制度之下，种族分离、对于该国当地居民的压迫与剥削已经成为制度，并上升为国策；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还由于种族隔离制度在本质上极其不人道，极其残酷，因而也就富有严重的侵略性，对该地区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安全都构成了威胁。纳米比亚遭到了南非的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人民几十年来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主权独立的邻国和人民也遭受到持续不断的直接或间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遭受到各种破坏稳定行径的骚扰。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当局的政策与行径不断加剧南部非洲的紧张局势，因而也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种族隔离制度是这一地区冲突与紧张局势的根源，继续维持这一腐朽的制度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持久的威胁。

种族隔离制度是建立在对一个种族进行统治这一极其不人道的理论之上，这一理论遭到了历史的唾弃，因而种族隔离制度是对我们的文明，对联合国一个最为严重的挑战。南非政府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许多决议中被恰

如其分地定为与《联合国宪章》的文字与精神极不相容、背道而驰的反人类罪行。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所通过的许多文件都强调指出种族隔离制度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并要求立即废除这一制度。

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决议不断呼吁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给予纳米比亚独立，并且停止对其邻国的所有侵略和骚扰行径，然而南非当局和对这些呼吁继续置若罔闻。南非当局继续采取措施和行动，其真正目的在于使这一令人作呕的制度继续存在下去。

在过去的一年中，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国内延长了军事管制，并加强了对领导反对种族隔离的和平抵制运动的活动家和群众组织的镇压。对反对种族隔离运动中17个主要组织，对南非工会大会以及反对派中11个主要成员的活动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南非当局采取这些行动的借口是有必要创造条件，以便实施它们的宪章改革方案。在这一借口之下，南非当局准备孤注一掷，试图摧毁所有形式的抵抗，包括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抵抗。军队、警察、保安人员以及法庭都被动员起来，以镇压反对派，同时我们看到所谓治安维持会成员、右翼极端分子以及身份不明的杀手越来越频繁地加入镇压行列。比勒陀利亚大搞恐怖活动，酷刑，未经审判即行拘留——包括拘留年轻人——死刑，虚假审判和新闻检查，除此之外，比勒陀利亚还公开恢复对黑人居民进行强行重新安置这一政策。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今年的报告载有大量的情况和资料，表明南非悍然大规模破坏各种基本人权，侵犯自由，犯下种种罪行，其目的就是要保持白人少数统治地位，维护种族隔离制度。

比勒陀利亚同时还加强了它在国外的恐怖主义行径，包括在一些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这些活动，其目的在于消除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这一基于恐怖与暴力的令人憎恶的制度企图通过扩张和对其他国家和人民进行武装侵略来寻求生存下去。今年我们看到南非及其支持的武装集团进一步加剧了对其邻国的不宣而战。这一战争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与破坏，莫桑比克受害尤其严重，与此同时，赞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和斯威士兰也都成为侵略的目标。

种族主义政权对南非发生的事件进行全面消息封锁，但这并不能减弱这一政权所面临的极其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 尽管这一政权具有强大的镇压机器，实行军事管制，并且有外国支持者或明或暗的支持，尽管这一政权进行了纯属表面的改革，以便改善其形象，但是国际社会依然看到在南非反对种族主义的民主运动正在不断加强。 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已经遍及全国，并且当地居民中越来越广泛的阶层也投身其中。 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为建立一个没有种族紧张局势的统一的民主社会而进行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无可辩驳地得到了加强。

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南非人民的斗争与苦难以及国际社会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所作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并没有付诸东流。 国际上的谴责与孤立日益加深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以及在战场上的失败使得比勒陀利亚政权不得不坐到谈判桌旁，讨论西南非洲问题。 这就为寻求和平解决该地区危机中的一个因素提供了一个真正的机会。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支持南非、纳米比亚和前线国家人民的斗争以及国际社会为铲除种族隔离而进行的努力，并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希望注视着这一进程的发展。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共和国诚恳地准备就纳米比亚的真正独立和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达成合理的妥协，我们对它们的努力表示欢迎。 我们完全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建设性立场。

现在，既然南非的干涉力量开始撤离安哥拉，国际社会便焦急地等待开始切实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应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充分参与。 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一进程将不会在短期内轻易完成。 它也不会导致非洲南部地区局势的全面正常化，因为它没有触及到这一问题的核心，即种族隔离制度，而正是种族隔离制度造成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保加利亚相信，种族隔离的非法和非人道性质是不可改变的。 必须彻底根除种族隔离。 我们认为，在非洲南部地区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最后一个据点是具有普遍人类意义的任务。 国际社会强迫南非政权服从其要求的唯一和平手段

是由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第七章通过对南非的全面强制性制裁。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相信人民有权自由做出政治选择，呼吁向南非人民提供行使这一权利的机会。联合国最重要的任务和责任是为自由行使这一选择权寻求可靠的国际法律保障。联合国在履行这一任务时将始终得到我们全力的积极支持。

与此同时，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将继续积极支持南非当地非洲人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下，为铲除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

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以英语发言）：自从联合国创立以来，许多国家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人权得到了确认，非殖民化进程得到了实现，从而重新厘定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当代的世界形势与几十年前的形势有所不同。然而，在南非，回到人类历史最黑暗一页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仍在继续。

十天前，大会结束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这是一些年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持续威胁的南部非洲危机的一个方面。过去几个月来，为设法解决南非对安哥拉的压力和侵略这一旷日持久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安哥拉、古巴和南非之间的谈判创造了推动人们期待已久的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进程的条件。然而，是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和行动，继续使该地区的局势成为国际紧张局势的最严重的根源之一。

国际社会为反对种族隔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为此目的，联合国通过了许多决议和宣言，还缔结了许多国际公约。遗憾的是，国际社会为结束这一非人制度的每一次尝试都落空了。因此，南非局势和种族隔离制度面对近来影响国际关系的积极变革无动于衷，成为严重国际问题和紧张局势持续存在的反面例子，就毫不奇怪了。

局势还在继续恶化。种族主义政权察觉到它的统治即将结束，加强了对人口多数的镇压和恐怖行为，残酷迫害反种族隔离者。紧急状态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所有自由思考的男人和女人受到残酷迫害，新闻界受到严格审

查。任意逮捕、拘留乃至越来越多的死刑反映了持续恶化的恐怖局势。仅在今年一年里，安全理事会几次讨论这类做法，这一事实本身即说明了南非局势的严重性和严重后果。

比勒陀利亚的侵略性不仅仅表现在其国境内。颠覆独立邻国的政策同样是为了维护内部的现状，确保其在该地区的统治。安哥拉、莫桑比克、赞比亚、津巴布韦和该地区其它国家以往曾经许多次遭到这一无耻政权的强暴。为推行其恐怖政策，南非种族主义者肆无忌惮地在全世界谋杀其政治反对派和自由战士，妄想把他们消灭干净。

然而，种族主义政权虽然极力压制反对力量，却在国内受到日益强大的抵抗，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大规模的国内抵抗证实了人民大多数决心不计任何牺牲来维护其尊严，赢得其自由生活的合法权利。民族解放运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同工会、教会和白人当中希望破灭的那一部分人一道，继续为反对种族隔离，在民主基础上在南非建立一个新制度而进行正义斗争。

面对南非内部日益加强的抵抗，这一政权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孤立。国际社会的压力，特别是许多国家、包括那些还没有断绝同南非的一切关系的国家的自愿制裁，开始削弱种族隔离政权的经济和军事基础。然而，仍然很重要的是需要加强这些努力，加强对南非的压力。

比勒陀利亚政权为打破国际孤立状态，缓解国内压力，采取了各种措施，企图给人们造成它愿意对现行制度进行逐步改革的印象。对今年10月的市区选举进行了大肆宣扬，而毫不奇怪的是这次选举在种族分离的情况下进行。大会已经宣布，这些选举违背了《宪章》的宗旨。几天之前，博塔总统赦免了沙佩维尔6人的死刑。然而，虽然他们的罪名从没有得到证实，他们仍将受到长期的监禁。同样，据报道，虽然身患重病的纳尔逊·曼德拉不会被送回他已经消磨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监狱，但也不会获得自由。显然，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空头改革，企图

欺骗国际社会，以缓解南非的国际孤立状态的压力和消极影响。

然而，对国际社会的绝大部分来说，并不存在进退两难的局面。对种族隔离政策不可能进行改革。唯一的选择是彻底铲除它。为实现这一目标，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南斯拉夫同联合国多数会员国坚持认为，按照《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是国际社会唯一可以运用的和平手段。

但不幸的是，国际上一些重要方面的人士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并在继续与南非合作。他们拒绝对南非实行制裁，使种族主义分子能够利用这一机会无耻地镇压大多数人民，并使他们抱有一种白人优越的光荣岁月能够永远持续下去的空想。

南斯拉夫和其它不结盟国家一样认为要解决这一危机，就必须在该国全体公民种族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根据这一基础而进行的社会变革必须通过当局与大多数人民的真正代表之间的政治对话来进行。要实现这一进程，就必须满足下列基本的先决条件：结束紧急状态，紧急和无条件地释放所有的政治犯、首先是纳尔逊·曼德拉，解除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它政治党派和组织的活动的禁令，结束新闻审查，并让政治难民自由地回归家园。

南非被压迫人民为在一个团结的国家内建立起民主社会的正义斗争需要国际社会在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支援。联合国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义务和责任。我要借此机会承认并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25年来所进行的活动和对我们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而进行的共同努力作出的宝贵贡献。

南斯拉夫将继续对南非人民实现自由、平等和人类尊严而进行的斗争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提供慷慨的援助。为此，作为采取行动抵制侵略、殖民主义及种族隔离基金会的成员的南斯拉夫将继续对种族主义政权侵略的受害者、解放运动和前线国家提供国际援助。

再过几天，我们将庆祝《世界人权宣言》通过40周年纪念。《宣言》是本组织的一个伟大成就。我要在此回顾《宣言》的第一段：

“人人生来自由，并平等地享有尊严。人人具有理智和良知，并以博爱之心待人。”（第217 A (III)号决议）。

正是为了这些崇高的目标，我们才要采取行动以一举在地球上消灭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德尔佩奇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可耻的种族隔离行为和违背了大会多次表达的意愿的残酷制度仍然在南非国内造成严重影响，并严重地破坏了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国际社会采取了明确反对种族隔离的立场。这一明确的态度在联合国各机构所通过的决议中得到了反映。但是，南非对这些呼吁置若罔闻。确实，比勒陀利亚政权非但没有承认其立即结束罪恶滔天、完全不能接受的种族歧视政策的责任，反而采取了一些企图使种族隔离永久化的措施。正是由于不愿消灭歧视性政权最为残暴的表现形式，南非的被压迫人民才进行了积极的抵抗，他们值得我们在座的各国代表的同情和支持。

我们都知道两年多来南非出现了空前的不安，也都知道该国政府实行的紧急状态只能加剧这一危机。我将举例说明比勒陀利亚政府1988年所采取的一些新的严厉的镇压措施。

今年2月24日，用非暴力手段反对政权的组织的合理声音被压制了，这些组织也几乎都被政府所取缔。国际社会立即对此作出了反应。一些国家表示反对对代表该国黑人社会大部分人口的南非议会外17个组织的所有和平政治活动的禁令，反对警察采取残暴的行动驱散由圣公会主教图图率领的示威，并请求取消这一禁令。和其它国家一样，我国政府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国政府于今年3月1日发表公报，强烈谴责这些践踏公民基本权利的蛮横规定。

在这些措施实施之后，南非逮捕了无以数计的黑人群众，一些反种族隔离的领导人或者被关押在监狱，或者在等待审讯。此外，1988年6月9日，南非重新

实行紧急状态，加剧了那些被剥夺基本自由的人的生活困境。

最近在南非国土上进行了所谓的城市选举，这一名称本身就是对管理选举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的侮辱和嘲笑。大多数当地的群众被剥夺了被选举权，也因此被剥夺了民主的代表其人民的权利。

南非法院竟然宣布和平的、非暴力的行动可能构成叛国罪，将被判处死刑，这也是值得我们深切关注的问题。

我们获悉博塔总统的政府已经改变了对沙佩维尔 6 人的量刑，并于最近释放了南非的两名政治犯。另外，纳尔逊·曼德拉也有希望不再重新沦入监狱。这些措施促使我们认为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制度导致的政府行动所造成的异常后果正在减轻。但是，如果这些行动的目的是要补偿那些不公正地扣押和囚禁的岁月的话，那么我们面临的是对为在南非恢复尊严和正义而进行斗争的人的嘲笑而采取的伎俩。

邪恶的种族隔离政权是不可能得到改革的，它必须加以废除。

我们欢迎一些国家对南非采取的具体措施，但我们重申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所采取的孤立行动——虽然有效，也有必要——是不够的。

我们已几次声明，今天我们再次重申，只有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包括那些与比勒陀利亚有着更为密切关系的会员国采取协调的行动，才能有效地永远消除种族隔离。

我们与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一样确信促使南非政府结束可耻的和过时的种族隔离政权的途径是通过新的决定来扩大安全理事会第 418 (1977) 号决议的范围。事实上，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为适当、有效与和平的方式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强制性制裁。

因此，阿根廷作为 1987 至 1988 年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清楚地表明阿根廷坚定地支持非洲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在去年 2 月和今年 3 月阿根廷都参与提出两项决议草案，其中包括对比勒陀利亚政府实行的一系列主要制裁。不幸的是，这两项决议草案都遭到否决。

我愿借此机会重申我国政府的立场：我们谴责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认为必须立即停止这一构成对人类犯罪的政策，以便使南非人民能够享受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和非种族歧视的社会所带来的福利。

查波托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几乎自建立以来，联合国就一直在讨论南部非洲的局势。同时也由于联合国的作用该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在这一阶段获得了自由。最近在有关保证安哥拉的安全和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四方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即纳米比亚人民将有可能行使他们的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然而，南非人民的痛苦境地却完全没有改变。虽然国际社会进行了坚决的谴责和采取了某些具体行动，然而比勒陀利亚政权不顾南非内部日益增长的反抗力量继续推行其种族隔离的罪恶政策，这是一种种族歧视的政策，它以与二十世纪后期不相称的方式违反人权。然而种族隔离的政策不但意味对千百万南非人的残忍和恐怖；同时也成为整个非洲大陆南部紧张局势的根源——成为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

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表明了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所采取的更加不能令人忍受的立场。为摧毁日益强大的抵抗运动和使种族隔离制度更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而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的部分的、装点门面的调整是毫无作用的。由于南非被压迫人民的一致抵抗，今年10月26日举行的所谓市政选举完全失败了。

根据大会第43/13号决议，捷克斯洛伐克认为所谓的市政选举以及由比勒陀利亚政权所策划的其它阴谋是旨在维持在南非实施的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不平等的步骤。

由于南非人民的反对，这些装点门面的调整和其它阴谋没有奏效，因此种族主义政权更为依赖使用武力。

两年多来这一国家实行了紧急状态。南非被压迫人民为保卫他们的国家和人类尊严所进行的正义行动遭受了最为可耻的镇压：对成群的手无寸铁的人开枪，酷刑

和枪决。一些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未经审讯被关进监狱，同时还有暗杀和绑架。甚至对儿童也使用了暴力。比勒陀利亚政权企图利用人为地煽动种族骚动和冲突来分裂非洲人。为防止对该国家的事态发展进行真实的报道，南非政府采取了全面的新闻检查措施。

任何不包括白人的群众性组织的活动都遭到了限制。2月下旬17个反对种族隔离组织包括联合民族阵线的活动遭到了禁止，同时南非工会大会至今尚未被允许参加企业外的企业联合组织的活动。

这些野蛮和恐怖行动并未动摇南非人民。在被判终身监禁的纳尔逊·曼德拉七十岁生日时举行的大规模群众示威就证明了这一点。纳尔逊·曼德拉已成为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真正象征。庆祝这一英雄的生日成为进步的世界公众开展一次前所未有的声援南非民主战士运动的机会。因此请允许我回顾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授予纳尔逊·曼德拉友谊勋章。

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正日益明显地向前发展，从不协调的抵抗运动阶段发展成广泛的群众运动，其明显的和明确的要求是将权力从种族主义少数人转移到民主的大多数人手里。同时白人社区中持现实态度的代表也日益增加，他们正确地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妨碍了这个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南非的事态发展更清楚地表明南非政府没有联合国的某些会员国的持续援助是不能继续执行其种族隔离的政策。令我们特别关切的是某些国家继续与南非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包括核领域的合作。正如南非外交部长鲁洛夫·博塔8月份所说的那样，南非能够生产核武器。这一事实不仅对非洲大陆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今天只是口头上对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权进行谴责是不够的。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决定应站到那一边。必须彻底和立即铲除种族隔离制度。

联合国和在其它国际论坛通过的决定以及我们昨天和今天的讨论过程都明确的表明，国际社会并不愿意接受种族隔离政权的存在。我们期望联合国采取新的更有效和积极的措施，以确保大会有关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决议得到切实执行。

人们广泛承认，国际社会能够对最终根除种族隔离做出贡献的最适当、有效和平的方式就是由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尽管如此，有些人认为，此类制裁首先将影响到南非的黑人。捷克斯洛伐克认为，这些观点只是空洞的借口而已。

已进行的研究表明，制裁如果确实有效，那么将对南非的统治阶层产生更严重的影响。甚至南非被压迫的人们本身也赞成制裁。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开始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此类制裁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些制裁应当根据《宪章》的第7章，是全面和强制性的。

我们随时准备支持联合国为通过制裁推动根除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而采取的所有步骤。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在所有方面都参加了国际社会为根除种族隔离而进行的斗争。根据大会第1761(XVII)号决议的精神，捷克斯洛伐克停止了与南非的所有合作，同南非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军事或其它的关系。我们执行始终一贯对南非进行抵制的政策，我们在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斗争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基于原则之上的，是坚持不变的。

我们表示支持在各级和在不同的论坛上为根除种族隔离，在南非建立民主制度所采取的所有行动和措施。我们强烈要求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政治犯，特别是南非人民的英勇代表纳尔逊·曼德拉。我们确认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声援，对由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声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将继续向这些组织提供全面的支持和援助。

布达索基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在联合国论坛和其它场合，尼泊尔

政府经常同许多国家政府一样警告说，不摧毁种族隔离制度不仅对南非，而且对整个地区和该地区以外的地区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大会每一年都审议不断恶化的南非局势。大会明确地谴责了巩固和加强种族主义统治和变本加厉地残暴镇压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然而，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继续对这一全球性的抗议置若罔闻。

种族主义政权为消除不断增长的反对而孤注一掷，不惜采取严酷的措施。得到加强的紧急状态法使保安部队和警察获得了范围广泛的权利。数以千计的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投入监狱。大批人未经正式指控而被监禁。公正的观察家提醒国际社会注意种族主义政权越来越多地使用死刑。在将镇压和暴力升级的同时，比勒陀利亚政权还严厉地限制致力于为和平变革进行斗争的反种族隔离的组织和个人活动。对真正的工会活动采取了范围广泛和限制性的措施。显然，该政权正企图安抚属于极右保守派的选民，而不是满足大多数人的合法愿望。除此之外，种族主义政权还提出要采取一些措施，防止所有团体与个人获得外来的资金进行反种族隔离的活动。

一方面，所有进行和平变革的渠道正被有计划的堵死，而与此同时，治安维持会成员和凶手正在进行其恐怖活动，显然是得到了保安部队的同意。最近出现多次以反种族隔离组织为目标的爆炸，这明确的证明了其目的在于破坏这些组织的活动、消灭这些组织的成员和领导人。

在紧急状态法的掩盖之下，种族主义政权现在正公开推行其重新安置黑人的政策，作为其巩固所谓家园的计划的一部分。该政权也继续对新闻界进行严格的检查。受这一活动之害最大的是反映了黑人多数呼声的反种族隔离的报纸。少数人政权正通过严格的审查和迫害新闻界代表，不惜一切地企图防止有关反种族隔离斗争和残暴镇压群众的消息传到外界。

尽管上述残暴的镇压措施，英勇的南非人民拒绝放弃自己争取正义与平等的斗

争。宗教领导人和机构已更为直接地开展了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同样，工会也拒绝投降。民族解放运动目前尽管处于极为不利的逆境之中，但仍在开展经过协调的活动，对种族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希望向前线国家致以敬意，它们一直承担着向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提供避难和支持的沉重负担。

南非正在向这些国家发动不宣而战的战争，试图制止它们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由于种族主义政权的颠覆活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对赞比亚进行的突击队袭击，对博茨瓦纳采取的边境封锁和对斯威士兰与津巴布韦采取的恐怖主义行径已司空见惯，这是不幸的。

南非为了维持其镇压，对邻国进行颠覆活动，一直继续扩充其军事力量。国际社会应迅速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否则，种族主义政权就有可能使整个地区陷入极大的不幸状况之中。令人极为遗憾的是，尽管安全理事会的第418(1977)号决议对种族主义政权实施了强制性的武器禁运，但该政权仍然能够继续其军备扩充。我国代表团呼吁所有国家严格遵守第418(1977)号决议的条款，终止与种族主义政权在军事领域的所有贸易与合作。

比勒陀利亚政权获得核能力是一个不详的事态发展。这是一个对邻国进行恐吓的工具，是对非洲大陆各国使非洲无核化的一致愿望的蔑视。需要采取迫切的措施制止这一不仅南部非洲，同时整个世界都面临的严重威胁。

只要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推行其班图斯坦政策，继续剥夺非洲多数人的不可剥夺权利，该政权宣布的所谓改革就没有任何意义。大会已正确的谴责了最近在南非进行的隔离的市政选举。这些选举根本不合法，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予以抵制。

大会一直要求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政治犯，以此作为和平政治解决的第一步。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泽弗尼亚·莫托彭先生以及富有经验的工会领导人哈里·格瓦拉先生被关禁在种族主义监狱几十年之后，在不良的健康状况下得到释放。反种族隔离运动的资深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已经从监狱转到医院接受治疗，但依

然处于囚禁之中。我国代表团同时注意到，以“共同目标”为借口对沙佩维尔六人所强加的死刑终于在国际压力和抗议声中减刑。我们希望，这些事态发展，尽管太弱而且太晚，但将会导致改变对民族运动领导人进行肆意迫害和监禁的种族主义政策。只有同那些领导人进行政治对话，才能为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和多种族社会铺平道路。

尽管为了摆脱孤立状况，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了某些措施，而且最近作出了某些尝试，但它并没有表现出尊重多数人民的合法权利的意愿。相反，它继续更严重地依赖压迫性的、残暴的措施，力图维护遭到普遍谴责的种族隔离制度。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唯一和平办法就是根据《宪章》的第七章，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必须通过经济制裁和彻底的孤立，才能强迫它就范。令人振奋的是，我们注意到，国际社会已开始朝这方面采取行动。体育和文化方面的抵制以及撤回投资的举动就是这方面的见证。北欧国家所采取的行动特别值得一提。然而，石油禁运的执行需要得到加强，并接受严格的监测。各个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假如能够得到协调和统一，堵塞在执行中的任何漏洞，那么就能发挥更大的效力。

总之，我要正式说明，我国代表团赞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协调反对种族隔离国际斗争方面正在作出的极其重要的努力。本委员会已经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援助，提高国际上对于这一罪恶制度的认识。特别委员会的积极作用证明联合国仍然继续通过增加对南非的压力，支持促进变革的文件，在我们争取迅速和平变革的共同努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纳赛尔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简而言之，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对人类最基本人权的剥夺。它代表着一种从世界许多地区遗传下来的可恶的殖民主义现象。其在非洲的最后堡垒就是比勒陀利亚政权。

这一种政策的基础是仅占人口15%的少数人统治所有其他平民百姓，由那些少数人独掌政治大权，剥夺大多数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权利。

最为严重的是对大多数人基本人权的剥夺。在所有人民都享有平等权利，人权得到巩固和重申的时代里，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以早已过时的种族主义理论和政治神话——即这些少数人是具有神赐使命的选定人民——为依据，实行种族隔离限制。

这一点便解释了少数统治者为何会肆无忌惮地坚决推行其压迫、残暴和掠夺的政策。比勒陀利亚继续以主人自居进行统治，而被统治的多数则似乎是奴隶。其结果是，土生土长的百姓受到残暴虐待和镇压，无法参加本国的管理，他们行使权利与自由遭到种种限制。在世界任何其它地方，都不会存在这样的现象。

比勒陀利亚政权之所以能够继续实行残酷和不公正的做法，是因为某些国家出于战略和经济上的原因向它提供援助和支持。由于有了这些援助，种族隔离政策得以继续存在多年时间；白人少数享有着各种各样的特权、豁免权及巨大财富；而国际社会针对这一政权、白人少数的种族主义制度以及无视非洲人民权利的行为采取制裁行动的进展十分缓慢。这一局面再加上其它一些因素，继续阻碍在这块土地上实现平等。

以色列站在援助和纵容南非的最前列，并与其进行着军事上的合作。这是因为共同的观念、利益和命运将以色列和南非紧紧连在一起。这样一个政权的存在所导致的严重问题是，尽管我们了解到在全世界范围内，各民族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方面存在差距，但我们在南非所看到的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制度。通过这样的制度，这个政权凭自己的意愿，以肤色为基础，对种族、社会阶层进行区分，因而使种族隔离政策制度化，并将其作为政治权力的基础，作为经济及社会制度的支柱。

由此而推行的一种经济和社会政策使黑人多数在自己的国家里处于贫穷阶级的最底层，从而使之有可能在白人与黑人之间进行不平等的分工立法。这样，黑人的经济生活就一直受少数人利益的摆布，而这些少数人却剥夺他们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所有权，并阻挡对多数人的经济局势进行任何改革或变革。

在这一局势的政治方面，南非的非洲人已经被剥夺公民权利。他们也不得担任公职，除非在班图斯坦中。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继续蔑视国际社会。自从1952年联合国开始审议这一问题以来，尤其是自1960年沙佩维尔惨案以来，它就一直是这么做的。那一惨案使国际公众舆论集中地关注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自大会开始每年通过决议，指责和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呼吁国际社会不要给予在南非采取这一政策的政权任何援助以来，情况也是一样。然而，国际社会，尤其是与比勒陀利亚政权保持共同经济和社会利益的那些国家，已经证明联合国的各项决议无多大重要性和影响，而只能唤起人们注意2000万人遭受人数仅占不到500万的少数的压迫和掠夺这样一个悲剧。

我们要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我们希望不会象以往那样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人为的障碍——就必须扪心自问，鉴于种族隔离制度无视国际压力或国际行为、法律及其它准则，是否有任何希望改造这种制度？

我们发现有些事件的发生往往表明该政权的政策有了一定的变化。我们高兴地看到活动家，纳尔逊·曼德拉不再回到监狱，沙佩维尔六人的死刑被减刑为监禁。然而，我们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南非一切悲剧的根源种族隔离制度将结束。

世界各国是否不满意仅仅以观察员身份注视这一问题，或是准备根据《宪章》履行他们的人道主义承诺，并按照本组织的规定，要求在全人类中实现平等和不因种族、出身、肤色有所歧视，在各民族中实现平等权利。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迈出新的一步，因为如果国际社会继续目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这是国际社会的耻辱。

莫尔特里先生（巴哈马）（以英语发言）：在国际社会重申对《宪章》的原则和宗旨的承诺时，南非依然是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堡垒。尽管通过制裁、决议、禁运和呼吁撤回投资对南非加强了压力，可恶的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依然存在。

几年来，博塔政府继续加紧推行种族隔离政策，使我们怀疑他采取的所有行动，甚至怀疑那些看来是积极的行动。在这些政策中，最近又有了一些混淆的信号：似乎对“出口”执行一种政策和对“当地消费”执行另一种政策。在国外，博塔政府赞同安哥拉和古巴的协议，该协议使纳米比亚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实现独立，导致古巴从安哥拉撤军，并结束南非在那里的军事入侵。

在南非，四位黑人领袖因号召反对政府的政策，而被判处以叛国罪，由此结束了三年的审判。这些叛国罪是相当离奇的，违背了文明的法律标准。这些被告没有从事任何暴力行为，也没有得到外国敌人的援助。他们只不过是领导了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上诉得到确认，其结果看来是，任何人只要领导黑人反对政府的政策，他将被起诉为叛国。事实上，政府要求人民坚定地忠于他，而人民竟没有投票选取他的权利也没有投票反对他的权利。这样的决定目的在于对国内的反对者进行无限制的镇压和压迫。*

然而，使多数观察员吃惊的是，博塔总统减轻了沙佩维尔六人的死刑，并且宣布，纳尔逊·曼德拉在其结核病病愈后，不再遣送回监狱，而呆在“被保卫的住所内。”最近，南非政府释放了两名长期是黑人民族主义者，一位是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袖，另一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两个人都是以所谓的人道主义理由被释放的。

政治原因是很清楚的，尽管可能是短期的政治原因。采取相反的政策，对外迁就，对内镇压，有这两个目的：第一，消除保守的白人反对派，使他能够通过明年春天的全国选举。第二，分散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以减轻对他施加的压力。

此外，据说是由南非政府资助的电视连续剧“佐罗复灭史”，把黑人描写为吸血鬼，权欲狂的野人，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企图为种族隔离制度辩护。

巴哈马谴责种族隔离制度。巴哈马高兴地看到，国际社会和南非人民一起，要求废除这一制度。与此同时，我们关注一些国家由于其它一些国家采取的措施而

* 主席重新组织会。

造成的经济空间来破坏制裁的作法。巴哈马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制裁，以昂贵的代价迫使南非主动地发起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和其他黑人合法组织代表进行对话的进程，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真正的进展，废除种族隔离。

巴哈马满意地注意到，在所有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制裁。然而，仍有一些国家继续不愿意对南非施加全面的经济制裁。我们要求，对制裁这一重要问题取得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彻底根除种族隔离，在多数人统治的基础上，建立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社会，南非才能有永久的和平与民主。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巴哈马支持1988年10月25日第A/43/L.16号决议，该决议谴责最近的“地方性选举”，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相违背的。此外，我们反对基于这些选举之上的所谓的任何谈判解决办法。

同样，我们认为，《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是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无价之宝。我们希望，公约的条款能够得到更大的支持和遵守，尤其是在南非国内更加抵制种族隔离的时候。

黑人抵制种族隔离的浪潮清楚地表明，现在执行的，长期和经常的紧急状态的野蛮镇压是吓不倒广大黑人多数的。许多人现在认为，民主、种族隔离、社会正义和消除种族隔离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南非在次地区保持庞大的军备，企图动摇非洲前线国家，使该地区长期处于不安全的状态。巴哈马认为，南部非洲前线国家的主权必须得到保护，不再遭受南非军事入侵和轰炸。南非的军事入侵和轰炸杀害了许多无辜人民，破坏了他们的社会和经济。

巴哈马强烈谴责这一做法，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全体成员和我们一起给予前线国家经济和人道主义的援助，这些国家在自由和正义的事业中，表现了令人赞扬的意愿，作出了牺牲。

上星期，大会就纳米比亚问题通过五项决议时，巴哈马对这些决议投赞成票，这些决议要求南非从纳米比亚撤走，建立自由主权的纳米比亚。以美国为调停者，安哥拉、古巴、南非三方的会谈，这样能确保纳米比亚的真正独立，我们对此保持乐观。

南非在白人至上的模式中是不可能得到和平与繁荣的。唯一的道路是与黑人多数联系在一起。沙佩维尔的减刑是一个有意义的姿态。纳尔逊·曼德拉的无条件释放将具有更大的意义。

过去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仅仅承认种族隔离制度对世界和平的固有危险或它否认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还不够。本组织各成员国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是在一定的时候而是作为最优先的问题单独或集体地采取适当的行动继续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放弃其种族隔离政策。

议 程 项 目 七 (续)

秘书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12条第2项提出的通知：秘书长的说明 (A/43/611)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面前有一份以文件 A/43/611 印发的秘书长的说明。

我能否认为大会注意到了该文件？

就这样决定。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已结束了对议程项目七的审议。

议 程 项 目 十 一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A/43/2)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能否认为大会注意到了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A/43/2)？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就此结束对议程项目11的审议。

议程项目十六（续）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和其它选举。

(e) 选举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秘书长的说明（A/43/864）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秘书长在就此项目的说明（A/43/864）中提议，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让-皮埃尔·奥凯先生的任期延长三年，从1989年1月1日起，至1991年12月31日止。

我能否认为大会批准该项提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就此结束对议程项目十六附件(辰)的审议。

议程项目十七（续）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和其它任命。

(k) 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任命：秘书长的说明（A/43/866）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秘书长在1988年11月25日的说明（A/43/866）中提议，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肯尼恩·达德齐先生的任期延长三年，从1989年1月1日起，自1991年12月31日止。

我可否认为大会愿意认可延长达德齐先生的任期？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自此结束对议程项目17分项(K)的审议。

工作安排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必须通知大会，我收到了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他在信中代表阿拉伯国家请求将题为“巴勒斯坦问题”的议程项目37的

审议推迟，其日期经磋商后确定。

因此我提议大会推迟对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议程项目 37 的审议，审议日期到时宣布。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大会就这样决定。

就这样决定。

下午 12 点 55 分散会。